宋史/卷47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宋史
卷四百七十六
列傳第二百三十五　叛臣中 李全上

► 叛臣下 李全下

◎叛臣中◯李全上

李全者，濰州北海農家子，同產兄弟三人。全銳頭蜂目，權譎善下人，以弓馬趫捷，能運鐵槍，時號“李鐵槍”。

初，大元兵破中都，金主竄汴，賦斂益橫，遺民保岩阻思亂。於是劉二祖起泰安，掠淄、沂。二祖死，霍儀繼之。彭義斌、石珪、夏全、時青、裴淵、葛平、楊德廣、王顯忠等附之。楊安兒起，掠莒、密，展徽、王敏為謀主，母舅劉全為帥，汲君立、王琳、閻通、董友、張正忠、孫武正等附之，餘寇蜂起。大元兵至山東，全母及其兄死焉。全與仲兄福聚眾數千，劉慶福、國安用、鄭衍德、田四、于洋、洋弟潭等咸附之。

大元兵退，金乃遣完顏霆為山東行省，黃摑為經曆官，將花帽軍三千討之，敗安兒於闌頭滴水，斷其南路。安兒輕舸走即墨，金人募其頭千金，舟人斬以獻。安兒無子，從子友偽稱“九大王”，不閑軍務。安兒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，劉全收潰卒奉而統之，稱曰“姑姑”，眾尚萬餘，掠食至磨旗山，全以其眾附，楊氏通焉，遂嫁之。全合軍與霆戰，又敗。霆驍將張惠望見全，躍馬赴之，槍及全，若有縶其馬足而止者。全得收餘眾保東海，劉全分軍駐固上。霍儀攻沂州不下，霆自清河出徐州，斬儀，潰其眾。彭義斌歸李全。黃摑者，即阿魯達。霆即李二措，賜姓完顏。惠號“賽張飛”，燕俠士也。此數人者，出沒島固，寶貨山委而不得食，相率食人。

有沈鐸者，鎮江武鋒卒也，亡命盜販山陽，誘致米商，斗米輒售數十倍，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，北人至者輒舍之。又說純之以歸銅錢為名，弛度淮之禁，來者莫可遏。安兒之未敗也，有意歸宋，招禮宋人。定遠民季先者，嘗為大俠劉佑家廝養，隨佑部綱客山陽，安兒見而說之，處以軍職。安兒死，先至山陽，寅緣鐸得見純之，道豪傑願附之意。時江、淮制置李玨、淮東安撫崔與之皆令純之沿江增戍，恐不能禦，乃命先為機察，諭意群豪；敘復鐸為武鋒軍副將，辟楚州都監，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，分二道攻金。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皎，合兵攻克海州，糧援不繼，退屯東海。全分兵襲破莒州，禽金守蒲察李家，別將于洋克密州，兄福克青州，始授全武翼大夫、京東副總管。純之見北軍屢捷，密聞於朝，謂中原可復。時頻歲小稔，朝野無事，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，不明招納，密敕玨及純之慰接之，號“忠義軍”，就聽節制。於是有旨依武定軍生券例，放錢糧萬五千人，名“忠義糧”。於是東海馬良、高林、宋德珍等萬人輻湊漣水，鐸納之，全與劉全俱起羨心焉。

嘉定十一年五月己丑，全軍至漣水，邀先白事楚城，取器甲金穀，議再攻海州，純之厚勞全金玉器用及其下有差。六月，全圍海城，金經略阿不罕、納不刺等固守不下。七月，合鄆、單、邳、徐兵來援，全與戰於高橋，不勝，退守石秋，分兵襲密州，禽黃摑，械至楚城。是冬，徙屯淮陰之龜山。

十二年，山東來歸者不止，權楚州梁丙無以贍。先懇丙請預借兩月，然後帥所部五千並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，不許；請速遣全代領其眾，又不許。丙以石珪權軍務，珪乃奪運糧之舟，二月庚辰，率軍二萬度淮大掠。丙調王顯臣、高友、趙邦永以兵逆之，至南度門，顯臣敗，友、邦永遇珪，下馬與作山東語，皆不復戰。丙窘，乃遣全出諭之。時金人圍淮西急，馬司都統李慶宗戍濠，出戰，喪騎三千，珪及張春皆有亡失。帥司調全與先、珪軍援盱眙。全亦欲自試，親往東海點軍赴之。癸亥，遇金人於嘉山，戰小捷。三月，先軍進駐天長，全進駐盱眙，鼎立以待金人。乙酉，全至渦口，值金將乞石烈牙吾答名“盧鼓槌”者將濟，全與其將鹿仙掩之，金兵溺淮者數千，俘獲甚眾。壬辰，與阿海戰於化陂湖，大捷，殺金數將，得其金牌，追至曹家莊而還。三圍俱解，全喪失亦眾。阿海者，金所謂四駙馬也。全進達州刺史，妻楊氏封令人。

六月，金元帥張林以青、莒、密、登、萊、濰、淄、濱、棣、寧海、濟南十二州來歸。始，林心存宋，及摑敗，意決而未能達。會全還濰州上塚，揣知林意，乃薄兵青州城下，陳說國家威德，勸林早附。林恐全誘己，猶豫未納。全約挺身入城，惟數人從，林乃開

門納之，相見甚歡，謂得所托，置酒結為兄弟。全既得林要領，附表奉十二州版籍以歸。表辭有云：“舉諸七十城之全齊，歸我三百年之舊主。”表，馮垍所作也。秋，授林武翼大夫、京東安撫兼總管，其餘授官有差。進全廣州觀察使、京東總管，劉慶福、彭義斌皆為統制，增放二萬人錢糧，徙屯楚州。先是，制置使賈涉以朝命督戰，許殺金太子者，賞節度使；殺親王，承宣使；殺駙馬，觀察使。全致所得金牌於涉，云殺四駙馬所獲者。涉上於朝，乞如約賞之，故全有是受，而四駙馬實不死也。

十一月，大雨雪，淮冰合。全請於制府曰：“每恨泗州阻水，今如平地矣，請取東西城自效。”制府遣就盱眙劉卓議，卓集諸將燕全，時青、夏全咸願以長槍三千人從。夜半度淮，潛向泗之東城，將踏濠冰傅城下，掩金人不備。俄城上荻炬數百齊舉，遙謂曰：“賊李三！汝欲偷城耶？”天黑，故以火燭之。全知有備，引去。

十三年，趙拱以朝命諭京東，過青厓固，嚴實求內附。拱與定約，奉實款至山陽，舉魏、博、恩、德、懷、衛、開、相九州來歸。涉再遣拱往諭，配兵二千，全亦請往，涉不能止，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餘人以行。拱說全曰：“將軍提兵度河，不用而歸，非示武也，今乘勢取東平，可乎？”於是全合林軍得數萬，襲東平之城南。金參政蒙古剛帥眾守東平，全以三千人金銀甲、赤幟，繞濠躍馬索戰。時大暑，全見城阻水，矢石不能及，乃與林夾汶水而砦，中通浮梁來往。一夕，汶水溢，漂大木，斷浮梁，全首尾幾絕，蓋金人堰汶水而決之也。詰旦，金騎兵三百奄至，全欣然上馬，帥帳前所有騎赴之，殺數人，奪其馬，逐北抵山谷。上有龍虎上將軍者，貫銀甲，揮長槊，盛兵以出，旁有繡旗女將馳槍突鬥。會諸將至，拔全以出，乃退保長清縣，精銳喪失太半，統制陳孝忠死焉。林兵還青州。全所攜鎮江軍五百人多怨憤，全乃分隸拱，使先歸，而以餘眾道滄州，假鹽利以慰贍之。龍虎上將軍者，東平副帥幹不搭；女將者，劉節使女也。

全至楚州，屬召先赴行在。全自渦口之捷，有輕諸將心，獨先嘗策戰勳，威望不下己，患之。乃陰結制帥所任吏莫凱，使譖先，先卒，全喜而心益貳。涉乘先死，欲收其軍，輟統制陳選往漣水以總之。先黨裴淵、宋德珍、孫武正及王義深、張山、張友拒而不受，潛迎石珪於盱眙，奉為統帥。珪道楚城，涉不知覺，及選還，涉恥之，乃謀分珪軍為六，請於朝，出修武、京東路鈐轄印告各六授淵等，使之分統，謂可散其縱。淵等陽受命，涉即聞於朝，謂六人已順從，珪無能為矣。其後有教令皆不納，然後知淵等猶主珪，涉恐甚。全結府吏伺知之，乃見涉，請討珪，涉未有處。議者請以全軍布南度門，移淮陰戰艦陳於淮岸，以示珪有備，然後命一將招珪軍，來者增錢糧，不至罷支，眾心一散，珪黨自離。涉用其策，珪技果窮。珪素通好於大元，至是殺淵而挾武正、德珍與其謀主

孟導歸大元。漣水軍未有所屬，全求並將之。客有請以附淮將者，曰：“使南將主北軍，則淮、楚為一。”涉然之，且曰：“先在時有三千虛籍，今當遣明亮核實，因可省費。”全聞之即獻計曰：“全若朝將此軍，夕與核除虛籍。”因卑辭獻珍具以自結，涉不能卻，遂以付全。翼日，復命曰：“初謂有虛額，昨夕細點，萬五千人之外尚溢十數名。”涉始悟全見紿，他日議更遣幕屬點之。吏亟報全，全忽狀白涉：“昨夕三鼓，漣水告警，云金人萬餘在邳州。全思漣水去邳咫尺，既無險阻，城壁復弊，一被攻劫，則直臨淮面，罪在全矣。深夜不敢驚制使，已調七千人迎敵矣。”涉知全詐，因寢點軍之議。全又白制府請於朝，以劉全為總管駐揚州，分數千兵從之，而將其眾。十一月丁未，全遊金山，作佛事，以薦國殤。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之，大合樂以饗之。總領程覃迭為主禮，務誇北人以繁盛。全請所狎娼，覃不與，全歸，語其徒曰：“江南佳麗無比，須與若等一到。”始造舢達舟，謀爭舟楫之利焉。

十四年正月，金人將南來，全請於涉，欲與劉卓共圖泗州，以伐其謀，涉許之。全兵至盱眙度淮，攻克泗州之西城，入城布守。卓徙盱眙芻粟以實之，防城之具俱撤以往，為必守之計。未幾，盧鼓槌來取西城，全盛兵出戰，大敗，統制賴興死，全閉城自守。明日復戰，不勝，全遁歸，資糧器械悉以委敵。金人既陷蘄州，扈再興、趙範及其弟葵邀擊於天長。全隨行襲金人後，謁而賀曰：“二監軍已立大功，乞以餘寇付全追之。”然全追之不甚力，亦以是進承宣使。

十五年二月，卓再取西城，盧鼓槌背城力戰，戒惠必獲全，不獲則斬。惠數嘗敗全於山東，而不能獲，每歎曰：“天假此賊，事未可量。”及聞盧鼓槌言，自度進未必獲，退復受戮，即陳躍馬奔全壁，棄所執兵請降。全掖而起之，相與歡甚。不數日，惠戲下數千人皆潛至，全與惠歸，請於制置司官之，令自總一軍。

膠西當登、寧海之衝，百貨輻湊，全使其兄福守之，為窟宅計。時互市始通，北人尤重南貨，價增十倍。全誘商人至山陽，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，自淮轉海，達於膠西。福又具車輦之，而稅其半，然後從聽往諸郡貿易，車、夫皆督辦於林，林不能堪。林財計仰六鹽場，福恃其弟有大造於林，又欲分其半，林許福恣取鹽，而不分場。福怒曰：“若背恩耶？待與都統提兵取若頭爾！”林懼，訴於制置司。涉密召林戲下問之，福伏兵於途以伺，林覺不追。於是李馬兒說林歸大元，福狼狽走楚州。冬，加全招信軍節度。林猶遣涉書詆全，明己非叛。涉以咎全，全請為朝廷取之，乃提師駐海州以迫林。涉間道遣黠胥王翊、閻瓊勞林，林泣涕道其故。翊歸，全使人殺諸塗。全攻林急，林走，全遂入青州。

十六年二月，涉勸農出郊，暮歸入門，忠義軍遮道，涉使人語楊氏，楊氏馳出門，佯怒忠義而揮之，道開，涉乃入城。自是以疾求去甚力。五月被召。卒。秋，全新置忠義軍籍。初，涉屯鎮江副司八千人於城中，翟朝宗統之；分帳前忠義萬人，屯五千城西，趙邦永、高友統之；屯五千淮陰，王暉及於潭統之，所以制北軍也。全輕鎮江兵，且以利啖其統制陳選及趙興，使不為己患；唯忌帳前忠義，乃數稱高友等勇，遇出軍必請以自隨，涉不許。全每燕戲下，並召涉帳前將校，帳前亦願隸焉，然未能合也。及丘壽邁攝帥事，全忽請曰：“忠義烏合，尺籍鹵莽。莫若別置新籍，一納諸朝，一申制閫，一留全所，庶功過有考，請給無弊。”壽邁善而諾之。全乃合帳前忠義悉籍之，盡統其軍，時人莫悟。

十一月，許國自武階換朝議大夫、淮東安撫制置使，命下，聞者驚異。先是，國奉祠家食，數言全必反，欲傾涉而代之。會召國奏事，國疏全奸謀甚深，反狀已著，非有豪傑不能消弭，蓋自鬻也。至是，喬行簡為吏部侍郎，上疏論國望輕，不宜帥淮，不報。山陽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閫，及聞國用，晞稷闕望，乃譽國奏注釋以寄全，全得報，不樂。是冬，金將李二措及邳州守致書海州，欲附宋，全戲下周岊得之，即以報全。全喜，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接，而己繼之。二措納喜兒而囚之。全兵欲攻邳，四面阻水，二措積勁弩備之，全不得進，合兵索戰。全敗，欲還楚州，會濱、棣有亂，乃引兵趨山東。

十七年正月，國之鎮，楊氏郊迓，國辭不見，楊氏慚以歸。國既視事，痛抑北軍，有與南軍競者，無曲直偏坐之，犒賚十裁七八。全自山東致書於國，國誇於眾曰：“全仰我養育，我略示威，即奔走不暇矣。”全固留青州，國不能致。四月，全遣小吏致再書，國喜，曲加勞接，即日真補承信郎，冀結其心。小吏曰：“小吏奉書而遽得命，諸將校謂何？”不受，歸語其徒以為笑。國見全無來朝，數致厚饋，邀全議事。會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，國左右知之，語覘者曰：“制置無害汝等意。”慶福以報全，全集將校曰：“我不參制閫，則曲在我。今不計生死必往見。”八月，全上謁，賓讚戒全曰：“節使當庭趨，制使必免禮。”及庭趨，國端坐納全拜，不為止。全退，怒曰：“庭參亦常禮，全歸本朝，拜人多矣，但恨汝非文臣，本與我等。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，亦免汝拜。汝有何勳業，一旦位我上，便不相假借耶？全赤心報朝廷，不反也。”國繼設盛會宴全，遺勞加厚，全終不樂。國之客章夢先主幕議，慶福謁見，夢先責客將，令隔簾貌喏，慶福不能堪。國以名馬十餘匹遺全，不受。國固遣，全俟其充斥階庭，伺候移時，而復卻之。如是者半月，卒不受。

全欲往青州，懼國苛留，自計曰：“彼所爭者拜也，拜而得志，吾何愛焉！”更折節為禮。因會，席間出劄白事，國見其細故，判從之，全即席再拜謝。自是動息必請，得請必拜，國大喜，語家人曰：“吾折伏此虜矣。”義斌求趙邦永來山東，全為白之，國諾。邦永乘間告國曰：“邦永若去，制使誰與處？”國曰：“我自能兵，爾毋過慮。”邦永泣而辭之。全遂往青州。十一月，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，大閱楚城之外，以挫北人之心。楊氏及軍校留者恐其圖己，內自為備。

寶慶元年，湖州人潘甫與其從弟丙、壬起兵，密告全黨於山陽，全黨欲坐致成敗，然其謀而不助之力。甫歸，陰勒部曲及聚販鹽盜至千餘，結束如北軍，率眾揚言自山陽來擁立濟王，事見《竑傳》。時全圖國之意已決，遣慶福還楚城，使為亂。或教楊氏畜一妄男子，間指謂人曰：“此宗室也。” 至語郡僚曰：“會令汝為朝士。”潛約盱眙四軍相應。忠義統領王文信有眾八百，涉徙刺揚州強勇軍。國之聚兵大閱，文信在焉，慶福與謀，令歸襲揚州，別遣將劫寶應，事濟即揮眾度江。盱眙四將不從，於是慶福等謀中輟，止欲快意於許國焉。計議官苟夢玉知之，以告國，國曰：“但使反，反即殺，我豈文儒不知兵耶？”夢玉懼禍及己，求檄往盱眙，復告慶福曰：“制帥欲圖汝。”兩為自結之計。乙卯，國晨起蒞事，忽露刃充庭，客駭走，國厲聲曰：“不得無禮！”矢已及顙，流血蔽面，國走。亂兵悉害其家，大縱火，焚官寺，兩司積蓄盡入賊。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，縋城走，伏道堂中宿焉。時四明人姚翀通判青州，全豫令還山陽，及漣水而復止之。至是，擁翀入城，與通判宋恭喝犒南北軍，使歸營。是日，慶福首殺夢先以報貌啫之辱，戒諸軍毋害苟夢玉家，護以五十兵。初，國倚揚州強勇軍統制彭興及淮西親兵將趙社、朱虎等為腹心，至是首降賊，且助為亂。惟丁勝、張世雄、沈興、杜靖毗、富道不屈，或與賊巷戰，興手殺賊將馬良。賊黨得志，更相賀，獨張正忠歎曰：“若曹不識事體，朝廷豈置汝耶？”王文信復獻計慶福曰：“我偽作重傷，提本部軍歸揚州，揚守必不疑，我生縛守，以其城獻。”慶福喜，夜飲而遣之。丙辰，許國縊於途。

丁巳，文信將至揚州，其徒有亡入城告變者。時揚之兵皆在楚，知州兼提點刑獄汪統會同官議，鈐轄趙拱曰：“若不納，則文信必曰：‘我歸營，何故見拒？’將借是以魚肉城外之民。拱素善文信，請說止其兵，而以單騎入，俟入城而殺之，然後撫其兵，領往盱眙，分隸張、范戲下。”統喜，遣之。遇文信於十里頭，置酒相勞苦，文信偽為裹創狀。拱曰：“忠義反楚州，揚州人見忠義暮歸，豈不相疑？不若暫駐兵城外，然後同見提刑，提刑急欲知楚州事也。”文信不疑，聯騎入城，坐客次。拱先入，勸統收戮之，統躊躇不敢發。劉全知其謀，帥甲士突入郡堂，厲聲曰：“王統領好人，提刑不必疑，請出受參。 ”統不得已，出而犒之。劉全以兵翼之出，館其家。詰旦，統未有處。拱又

請引文信出城，與議回屯楚州。文信知事泄，拱就出，劉全亦請從。至平山堂，文信責拱賣己，欲殺之，拱曰：“ 爾謀如此，三城人命何辜！我已存三城人，身死無憾。然我死，汝八百家老幼在城，豈得生耶？ ”文信及其眾動色，文信、劉全遂還楚州。

時盱眙總管夏全聞山陽得志，亦懷異圖，劉卓厚賂之，乃止。及文信亂，卓懼夏全復動，乃使卞整將兵三千視之，使不敢動。整以邀文信為辭，引兵還揚州，因偽言盱眙失守，卞整為亂，於是揚州復震，城門晝閉。

彌遠懼激他變，欲姑事涵忍而後圖之。謀帥莫可，以徐晞稷嘗倅楚州、守海州，得全歡心，晞稷亦勇往，乃授淮東制置使，令出屈撫全。時慶福以事濟報全，全又牒義斌等曰：“ 許國謀反，已伏誅矣，爾軍並聽我節制。 ”義斌得牒大罵曰：“ 逆賊背國厚恩，擅殺制使。此事皆因我起，我必報此仇。 ”呼趙邦永曰：“ 趙二，汝南人，正須爾明此事。 ”乃斬齎牒人，南向告天誓眾，見者憤激。全自青州至楚城，佯責慶福不能彈壓，致忠義之哄，斬數人，請待罪，朝廷未之詰。趙範時知揚州兼提點刑獄，得制置印於潰卒中，以授晞稷。全遣騎逆晞稷。己卯，晞稷入楚城。劉全躍馬登郡廳，晞稷迎之，全及門下馬，拜庭下，晞稷降等止之，賊眾乃悅。

四月，潘壬變姓名至楚州，將度淮而北，小校明亮獲之，械送行在伏誅。

甲午，時青使人偽為金兵，道邳州，出漣水，奪全田租而伏騎八百。翼旦，全引二百騎度淮與鬥。伏發，全敗，圍之，慶福以兵往拔全出。全與慶福俱重傷，歸楚州。丁勝、張世雄欲乘全敗舉兵追北軍，晞稷止之。全後知其謀，對晞稷詰之，二人不為屈。然懼禍及己，晞稷乃潛授世雄雄勝軍統制，教使逃而陽索之。北軍追世雄，世雄且戰且走，得達揚州。晞稷初至楚，緩急相濟，如囚趙社，逐朱虎，賊尚知畏。屢令全還戰馬、軍器於制司，全唯唯。退招姚狨及將校飲，酒酣，全曰：“ 制司追我戰馬、軍器，若何？ ”忽有將校曰：“ 當時忠義隻百十人，其他軍皆南軍乘勢將帶，若潰將何以還？ ”一人曰：“ 制司必欲追之，不若有官者棄官，無官者歸山東為百姓。 ”一人抵掌憤然，使全反，全陽罵之。狨以告晞稷。翼日，全見晞稷求納官，晞稷撫之而去。自是不復誰何，其後至以“ 恩府 ”稱全、“ 恩堂 ”稱楊氏，而手足倒置矣。軍器庫止餘槍幹數千，全復取去。全欲戰艦，晞稷使擇二艘。全移出淮河，使軍習之。

初，楚城之將亂也，有吏竊許國書篋二以獻慶福，皆機事。慶福賞盜篋者五百千，未之閱。全始發緘，使家僮讀之，有廟堂遺國書令圖全者，全大怒；又有苟夢玉書，即以慶

福謀告國者，全始惡夢玉反覆。夢玉知之，時已被堂召，亟辭全如京。己卯，全饋餞夢玉如平時，潛殪諸十里之郊，復出榜捕害夢玉者。全往青州。

五月丁卯，全取東平，不克。戊寅，劉全以券易制司錢，不如欲，復謀亂，楊氏出二千緡解之，乃止。全引兵攻恩州。明日，義斌出兵與全鬥，全敗。義斌以千五百騎追之，獲馬二千匹，皆揚州強勇軍馬也。慶福往救，又敗。全退保山崮，抽山陽忠義以北。楊氏及劉全皆欲親赴之，會全遣人求晞稷書與義斌連和，乃止。義斌納全降兵，兵勢大振，進攻真定，降金將武仙，眾至數十萬，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：“不誅逆全，恢復不成。但能遣兵扼淮，進據漣、海以蹙之，斷其南路，如此賊者，或生禽，或斬首，惟朝廷所命。賊平之後，收復一京三府，然後義斌戰河北，盱眙諸將、襄陽騎士戰河南，神州可復也。”時四總管亦各遣計議官致書，乞助討賊，範亦以為言，不報。全貽書制置司，誣義斌叛，晞稷繳達之。時朝廷知義斌之功，憚全，未欲行賞。未幾，義斌俟命不至，拓地而北，與大元兵戰於內黃之五馬山。大元兵說之降，義斌厲聲曰：“我大宋臣，且河北、山東皆宋民，義豈為他臣屬耶！”遂死之。戲下王義深等復歸全。

全使人說時青附己，饋金五百兩。青見義斌死，乃附全，自移屯淮陰。全招青入城飲，折俎銅券二千，他饋稱是，恩遍麾下，人人喜悅。晞稷宴青，全饋折俎如前。全將往山東，以南軍九百從，官犒鐵錢券人五千，全犒銅錢三倍，許攜南貨免稅。於是請行者不已，得千人以俱，晞稷又以千八百人繼之。

二年春，趙範奉祠，林珙知揚州、權提點刑獄。全北剽山東，南假宋以疑大元，且仰食。會金與大元爭大名，全得往來經理。三月丙辰朔，大元兵攻青州，全大小百戰，終不利，嬰城自守。大元築長圍，夜布狗砦，糧援路絕。全遣小校周興祖縋城，雜樵采者走楚州發援兵，終不能支。全與福謀，福曰：“二人俱死無益也，汝身係南北輕重，我當死守孤城，汝間道南歸，提兵赴援，可尋生路。” 全曰：“數十萬敵，未易支也。全朝出則城夕陷，不如兄歸。”於是全止而福行。

朝廷初以力未能討，故用晞稷調護，及傳全被圍，稍欲圖賊。晞稷畏懦，幸全未歸以苟歲月。朝廷方謀易帥，劉卓久在盱眙，雅意建閫；又見賊勢稍孤，意功名可立，使鎮江副都統彭　　延譽京師，自謂：“素撫鎮江，三萬人足用，且得四總管歡心，討賊有餘力。”朝廷信之，　　亦垂涎代卓，從臾尤力。九月，以卓知楚州兼淮東制置使，

代知盱眙，晞稷不知也。己亥，晞稷以戶部侍郎召，未幾，出知袁州。

十一月壬子朔，卓至楚州，心知不能制馭四總管，惟以鎮江兵自隨。時青在淮陰，卓怨其移屯叛己，不召也。夏全請從，卓素畏全狡，亦俾留盱眙。　　自揣資望視卓更淺，曰：“卓之止夏全，是欲遺患盱眙也。卓猶憚夏全，我何能用？”乃激夏全曰：“楚城賊黨不滿三千，健將又在山東，劉制使圖之，收功在旦夕。太尉曷不往赴事會，何端坐為？”夏全欣然領兵徑入楚城，青亦自淮陰復移屯城內。卓且駭且恐，勢不容卻，復就二人謀焉。時傳全已死，福欲分兵赴援，兵少，卒不往。甲子，卓令夏全盛陳兵楚城，賊黨震恐，楊氏遣人賂夏全求緩師，乃止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